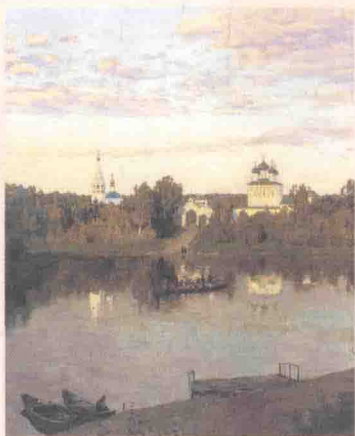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人生系列



涅瓦河畔

汪剑钊 主编

【俄】伊·奥多耶夫采娃 著

李莉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人生系列

涅瓦河畔

汪剑钊 主编

【俄】伊·奥多耶夫采娃 著

李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涅瓦河畔 / (俄罗斯) 奥多耶夫采娃著; 李莉译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14-3

I. ①涅… II. ①奥… ②李…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742号

涅瓦河畔

汪剑制 主编

〔俄〕伊多耶夫采娃 著

李莉 译

总策划: 王 昆 张国强

丛书策划: 王 昆

责任编辑: 尚再宗

装帧设计: 石 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pub.com

投稿邮箱 tongjiao@dhl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25 插页 1 字数 360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68-0614-3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献给安娜·科洛尼茨卡雅

在那涅瓦河的两岸
摧人的风不停地吹……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前言

这不是我的自传，它不是讲：

我在这儿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不是自传。对我来说：“回忆像利刃”。回忆永远是遗憾和内疚，而我对过去的遗憾和内疚同样憎恨。

我曾在诗中吐露心声：

不对，不对，过去并不可爱。
它像坟墓贪婪地张开大口，
我看它一眼都害怕……

不，我绝不描写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的父母，像回忆录通常所写，描写自己的祖先——这种回忆没人要看。

我之所以写并非渴望重新沉浸到那悲惨的、可怕的，尽管到处弥漫着恐怖，然而又是美好的革命后的最初岁月。

我不是写我自己，也不是为自己而写；我写的，是我在“涅瓦河畔”有幸认识的人。我写他们，为他们而写。我尽量少写我自己，只是在与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时才提及。我只是眼睛，看到他们的眼睛；只是耳朵，听到他们的耳朵。我是那些最后看到和听到他们的人之一，我只是他们活的记忆。

回忆录的作者通常都赌咒发誓，他们说的都是百分之百绝对真事，而错谬却一个又一个。

我既不赌咒，也不发誓。在我的回忆中极有可能找到错谬和不确之

处。我绝不指望自己写的东西正确无误，完美无缺。然而我肯定，我写作时是十分真诚，十分认真的。

许多人都很惊讶，我能像速记那样转述别人的言谈。我怎么能如此准确地记住所有的东西？那是不是我编出来的？在我的回忆里会不会想象多于真事？

但是，扪心而论，我什么都没编过。我的记忆力的确好极了。我能够逐字逐句地记得我四十年前，甚至更久远以前听到过的话。

其实，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惊奇的。随便去问问您的老熟人，他是怎么通过毕业考试或者参加第一次战斗的，您会从他那儿得到最琐细、最准确的回答，他会解释说，那一天和那一刻他的注意力格外集中，于是发生过的一切被永远铭记在脑海里。

对我而言，那些岁月中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像考试或第一次战斗那样重要，我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把一切，甚至琐碎小事都铭刻在我记忆中，终身不忘。完完全全地记录，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也在我的记忆里记了一辈子。

还是举个例子说明我的记忆力吧。

有一次，就在不久前，我跟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提起他童年的一段趣事。他和妹妹塔妮雅“喂活”大玩具狮子的事。每天早上他们偷偷往狮子嘴里倒热茶、塞三明治，一直弄到狮子让他们欣喜若狂地不再摇头晃脑，“喂活了”为止。可狮子突然裂作两半，装在它肚子里的东西洒了一地毯。

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皱紧眉头，仔细听着。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好像的确想‘喂活’狮子来着，”他迟疑地说道，“有过，有过！不过，您说说，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从哪儿知道的？1922年7月，在邮政总局街您家里，您自己跟我讲‘喂活’硬纸板狮子的故事，还有您第一次和您的法国女伴一起去听歌剧《浮士德》的事，她指着摩菲斯特感叹道：‘他让我想起我那个波

兰人!’”

阿达莫维奇点点头：

“对。一切如此。现在我也想起来了。可是真奇怪，您竟然记住了我小时候的事情，那些事我都忘了，”他微笑着补充道：“我可以证明，您的确什么都记得，一切的一切，可以举我为例……”

眼下，回望过去，我时常自问，我没错吧？我没有夸张吧？他们，我所写的那些人，真的如此迷人卓越？是否“在那些日子里，当生活中所有的感受对我都那么新奇”，几乎将诗人视为上帝，所以我才觉得他们是那样的人？然而不是。我相信，我没有搞错。我尽量用批评的态度对待他们，也不避讳他们的阴暗面。不是。我相信我没有错。我尽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他们，从不掩饰他们阴暗的一面。

只要一闭上眼睛，我便能想象出古米廖夫、勃洛克和曼杰尔施塔姆的样子，我现在仍然能看见他们光芒四射的脸，犹如圣像上的一般。是的，我对他们十分敬佩。我爱他们。要知道爱能帮助我们彻底认识一个人——他的外表和内心，看见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常说：“爱一个人时，你看到的他，就是上帝派给他的样子。”

或许正是让我，透过他们尘世的躯壳看到上帝派给他们的样貌。

我同意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说法，“爱赐予永生”，还有，如果说：“我爱你”，就愈加肯定：“你永远都不会死。”你不会死，只要爱你的我还活着，还记着你。

写这些回忆时我暗暗希望，你们，我的读者，像爱活着的人那样爱我所回忆的人。爱他们吧，让他们在你们的记忆里、心里复活。这样你们就赐予他们永生。

你们，我的同时代人，还有你们，《涅瓦河畔》未来的读者，我对此坚信不疑，只是那时我已不在人世。

目 录^① CONTENTS



001 第一节

情感话语学院——弗谢沃洛茨基——古米廖夫的
讲座——科尼的纪念会——古米廖夫的讲评

027 第二节

文学研修所——洛津斯基——反诗歌的马雅可夫
斯基

040 第三节

古米廖夫的学生——蝴蝶结——古米廖夫的童年
记忆——“英国代表”——“陛下画像”——承
诺

^①奥多耶夫采娃的回忆录原本不分章节，行文中只是以空行显示段落。为配合本丛书的格式，由译者根据原著文意分出章节，并附关键词以方便阅读。——译者注。

090 第四节

诗会——安德烈·别雷来了——格·伊万诺夫——
刘海——出名——诗人协会——库兹明

118 第五节

夜祭莱蒙托夫

129 第六节

古米廖夫的爱情

137 第七节

曼杰利什塔姆——投机倒把——罗莎的纪念册
——豹兔——粥——癞蛤蟆——哈津娜——送别

195 第八节

勃洛克——幽默诗——浪漫主义者——高价
票——闲聊——楚科夫斯基——普希金纪念
会——古米廖夫的晚会行头——勃洛克的演讲

250 第九节

列米佐夫的传说——古米廖夫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262 第十节

夏花园——安德烈·别雷——《彼得堡》——人智
学——金色童年——黑色天鹅绒面具——友谊与爱情

287 第十一节

英雄主义的死亡

291 第十二节

安年科夫——《八点一刻》——恐水症——目录里的名字

299 第十三节

莫斯科插曲——普罗宁——索洛古勃的排场——永生

319 第十四节

《新极北族人》——古米廖夫的礼物——绯闻——内幕——最后一次会面——勃洛克的葬礼

350 第十五节

库兹明的“三位一体”——怪癖——小曲儿——天使的微笑——草窝的嘱咐

360 第十六节

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的最爱——婚姻的故事——三人行

384 附录：伊·奥多耶夫采娃大事纪年表

386 译后记

第一节

情感话语学院——弗谢沃洛茨基——古米廖夫的讲座——科尼的纪念会——古米廖夫的讲评

1918年11月。

涅瓦大街一座座宅第的墙上，贴着火红色的巨幅海报，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情感话语学院”开学的字样，还写着有意来学院听讲的人，在宫殿滨河街一个原大公的府邸报名。

在带孔雀石圆柱和天青石花瓶的大厅里，摆着一张铺红缎子的大餐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皮夹克没刮脸的同志，嘴里叼着用报纸卷的烟卷。桌前拖着长长的尾巴——报名者排起的长队。

登记搞得快而简。轮到我了。穿皮夹克的同志问：

“去哪个系，同志？”

“诗歌系。”我答得干脆利落。

“文学系，”他重复了一遍，并审视地打量我一眼：“不是戏剧系啊？那就这么登上吧。姓名？”

我递给他工作证，但是他猛地把它推开了。

“什么文件都不需要，我们相信你们说的，现在不是沙皇时期了。您懂外语吗？”

因为惊讶，我没有马上回答。

“一种都不懂？没关系。这样也让报名。”

但回过神来的我飞快地答道：

“我懂。法语、德语和英语。”

他眯起左眼。

“真了不起！您不是说谎吧？您真懂？不过，没关系。即便这样也让报名。您干吗这么怯生生的啊？现在不是那种年代了，不管谁都不会受欺负。而且您不需要任何证件。您被录取了，请尽情地学习吧。祝贺您，同志！”

我朝游泳池街60号的家走去。我觉得，我的生活出现转折，我已经不再是昨天晚上，甚至今天早上的那个我了。

话语学院。

在我整个流亡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或听说过有关它的消息。

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

极有可能它早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然而它是那个时代最荒诞、最迷人和绝不可能生存的现象之一。

他的组建者和校长弗谢沃洛德·格尔恩-弗谢沃洛茨基燃起神圣的希望，用自己的热忱感染着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

我从未看他登过台。我想，他是最蹩脚的演员。

但他是一个极好的演说家。当他伴着第一句话，第一个手势走上小小的踏步，好比老虎跳上舞台，他征服了整个教室。

他都说些什么？说演员的崇高称号，为戏剧事业服务的神圣性。说现代戏剧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行将灭亡。说拯救戏剧的必要性，必须将它引上康庄大道，改变它的面貌，使它再生，使它复活。

而担当戏剧这一拯救者，改变者，再生者的，应该是聚集在这里的，在勇敢的弗谢沃洛茨基本人领导下的情感话语学院的学员。

弗谢沃洛茨基，沉浸在突发的狂热和豪言壮语中，在舞台上忙活，一会儿跑到舞台最边上，一会儿舒展开两臂，呆立不动，仿佛被钉在了墙上。

承诺花雨般洒向无限神往的学员。

“你们将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一流演员！你们将声名远扬！人们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和聆听你们的表演！你们将是奇迹，永远不落的光芒！直到那时你们才会明白，进入情感话语学院对你们是何等的幸福……”

学员们狂喜到发抖。他们看到自己不可思议的美好未来，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戏剧的世界级改造者，永垂不朽的荣耀之光已然落在了自己的头上。

弗谢沃洛茨基不仅是情感话语学院的院长，他还是大多数急于要当演员的学员们的偶像。除这些人以外，尽管数量少得不能比，有些人是急于当诗人和演说家的。

讲座暂时放在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举办，但是情感话语学院很快就要搬到兹纳缅斯卡亚路的巴甫洛夫斯基学院大楼去了。

下个星期五是古米廖夫的讲座。进情感话语学院之前，我不知道古米廖夫的诗，而我知道的那些事情，我全不喜欢。

我喜爱布洛克、巴尔蒙特和阿赫玛托娃。

古米廖夫是阿赫玛托娃的丈夫，我是在情感话语学院知道的。还有他别的一些情况：古米廖夫两次去非洲，自愿参加战争，古米廖夫在所有的人都离开俄国时，从为他安排得极好的伦敦回到彼得堡。还有，最后，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分手，和阿尼亚·恩格尔哈特结婚。她是那个在情感话语学院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的最年长的教授的女儿。

“您真的没听说过？不知道？还写诗呢……”

不，我不知道，没听说过。

古米廖夫在捷尼舍夫斯基中等专科学校的第一次讲座定在五点钟。

但我早到了一个小时，为了占前面一点的位子。

大厅里渐渐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教室里头几次来听讲座的成员与后来的截然不同。大多数听众的年龄偏大，甚至太大了。什么女士

呀，大胡子的知识分子呀，跟打着红领带的无产阶级们混坐一处。这些人很快就都不见了踪影，一定没有从情感话语学院得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转而他就了。

当时的课程多得不得了，从书籍装订和养鸡业到埃及语和梵文碑铭研究，应有尽有。即便没有用，只要你愿意，什么都能学。

五点整了。接着是五点一刻，五点半。大教室里开始出现不耐烦的动静，又是咳嗽又是跺脚。

弗谢沃洛茨基已经两次上讲台解释，说讲座有的，肯定有。

“古米廖夫已经出门了，马上，马上就到。请大家不要散！在这里你们是坐在温暖之中。这里明亮又暖和。又舒服。外面却很冷，又是风又是雨的。鬼知道外面有什么。况且你们的家里也不暖和，还没有电。有人点的是煤油灯。”弗谢沃洛茨基诚恳地说服着，“请大家不要散！”

然而听众并不理会他的劝说，渐渐开始走了。坐在我左边的女士，神经兮兮的，鼻子上的夹鼻眼镜抖个不停，咋咋呼呼地走出大厅，她还嘲笑地问我：

“您怎么着，还不走？打算在这里过冬啊？”

坐在我左边的大学生道理十足地回答她：

“已经等了这么久，我们就再等等。更何况的确无处可去。至少我是这样。”

“我也是。”我叹气似的跟着说。

我真的准备哪怕到天亮也等着。

弗谢沃洛茨基百般努力，要留住听众。

“古米廖夫马上就到！你们会懊恼没听他第一次讲座的。说实话……”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着，假如我听不到古米廖夫的第一次讲座，我一定非常懊恼的。

“他马上就到……”

古米廖夫果真就到了。

是“出现”，而不是到来的。他的出现怪怪的。在他身上有某种戏剧性的，甚至是通灵似的东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那是外星生物的出现。而且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一排排的听众席中传出一阵惊讶不已的窃窃私语声。

随后就不作声了。

讲台上站着从边门滑落的古米廖夫。高个子，窄肩膀，身穿鹿裘皮袄，带白色花纹的下摆在他瘦长的腿边轻轻晃动。带护耳的鹿皮帽子和花花绿绿的非洲式公文包使他的样子更不同寻常。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直直地看着前方。一分钟？也可能还要长，也可能还不到。然而给我的感觉是好久好久。然后他向灯底下的讲桌移动，坐下，仔细地把自己花花绿绿的公文包放在桌上，直到这时方用双手从头上脱法冠似的摘下自己的鹿皮护耳帽，把它立着放在公文包上。

他慢慢地做着这一切，慢极了，显然是想制造效果。

“先生们，”他开始说，洪亮的声音仿佛发自天外，“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诗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认为自己是诗人。不过我担心听了我的讲座后，你们的自信会大大地动摇了。诗歌全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你们所写的和看做是诗的东西，也未必与诗歌有什么关系。诗歌也是科学，跟我们所谓的数学一样。不经研究，不仅不能成为诗人，（当然，极少数的天才除外），甚至连读得懂诗、会评价诗的读者都当不了。”

古米廖夫郑重其事、从容不迫地说着，不容辩驳。我看着他，听着他的话，颇有怀疑，困惑不解。

他就是这样。而我也不知道，或许诗人原本就是这样不像诗人的。但是布洛克，他的画像就挂在我的墙上，他就像，而且就是诗人的样子。还有莱蒙托夫，还有阿赫玛托娃……我天真地以为，诗人是认得出来的。